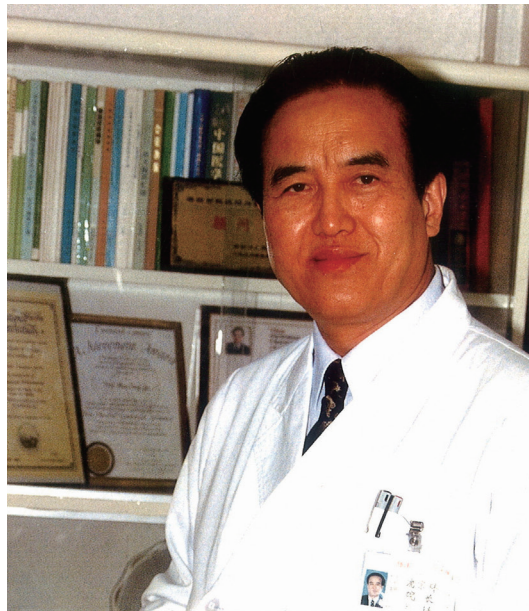




沈宗林



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

1965年，沈宗林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时，我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教授看中了他的才华和肯吃苦的精神，邀请他去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工作。但沈宗林婉拒了。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阜外医院。阜外医院侯幼临主任则认定他是从事外科的好苗子。

1988年，沈宗林从美国学习归来后，原打算在小儿心脏外科从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领域的临床研究工作，但郭加强教授说：“大沈啊，现在除了你，没有合适的人能担任心血管外科主任。”

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沈宗林成了阜外医院第三任心血管外科主任。短短4年，沈宗林成功地使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迈上了更高的台阶。手

术患者的病死率从他接任主任前的 28%，降到了第三年的 4.2%，创造了阜外医院的历史纪录。

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内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的患者的病死率较高。沈宗林经过努力，使阜外医院的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病死率下降了 50%。提起这一成果，沈宗林淡淡地说：“我只是在关键时刻抓到了关键问题，并提出了关键的解决办法而已。”

从医之路

湖北省大悟县地处湖北省东北部鄂豫边界，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著名革命老区，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留下过光辉的战斗足迹。或许是大悟县人天生就具有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这里涌现出了许多为革命献身的先烈。出生在这里的沈宗林也以执着奉献的精神在医学之路上不断前进。

1938 年 1 月，沈宗林出生在大悟县的一个中农之家。1957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1960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在武汉大学生物系选拔了 3 人，沈宗林在 3 个班 120 多人中脱颖而出，走上了医学之路。

能进入这所当年唯一的 8 年制医科大学学习，沈宗林内心十分喜悦。他说：“我们这一代是挺幸运的，刚好赶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招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汇集了当时国内众多的医学名家，包括内科专家张孝谦，外科专家曾宪九，内分泌专家刘士豪，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胸心外科专家黄家驷、吴英恺，病理学家胡正祥等。这些一级、二级教授坚持在临床一线教学，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沈宗林在回忆起这些恩师时仍满怀感激之情，他说：“协和医科大学的教授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手把手地给我们传授医术。”

在协和医科大学的最后一年是专科实习。当时的实习生活十分辛苦，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一年中一直过着在病房、食堂、图书馆、宿舍之间四点一

线的生活，但这确使沈宗林收获颇丰，并打下了坚实的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基础。

沈宗林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期间以优秀的表现得到了很多教授的欣赏。在7年级即将结束、要确定个人的专业志愿时，我国现代妇产科医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教授看中了沈宗林的才华和肯吃苦的精神，便叫他去办公室问道：“你愿不愿意来我们妇产科？你若来，我特别欢迎。”沈宗林笑着婉拒道：“我是个小伙子，天天和妇女同志打交道多不好意思。”

其实，沈宗林在实习期间就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心血管外科，因为心血管外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医学领域的高精尖部门，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并且他想走与黄家驷、吴英恺院士同样的道路。于是他在1965年毕业分配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第一志愿：阜外医院。

“我把一切都忘了，只想救活患者”

阜外医院的前身是解放军胸科医院，成立时，协和医科大学输送了一批技术骨干。因此，阜外医院也保留了协和的优良传统。

刚进阜外医院，当时的心血管外科主任侯幼临教授就看中了沈宗林，认为他是从事外科的好苗子。凭着对心脏外科领域的热爱和一股不服输的干劲，沈宗林在时光的磨砺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医术，逐渐干出了成绩，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1983年，他担任了阜外医院的外科副主任，1984年兼任医务处主任。

沈宗林深感医学之路漫漫，需上下而求索，便寻求一切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1986年，他在老师郭加强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了赴美国罗马林达大学心血管外科进修的机会，并在1988年，携带一纸凝结了一年半努力和汗水的博士后证书回国，继续在阜外医院为心血管外科事业效力。

“我这个人工作起来不要命，最长一次在手术台上站了14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半站到晚上十点半。”1988年，他刚从美国归来，就遇到一例B型夹

层动脉瘤患者。在他主刀国内第一例降主动脉及腹主动脉移植手术之前，一位新华社记者问他：“沈主任，您估计今天的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沈宗林回答：“在美国，我的老师需要 12 个小时，现在我肯定不如老师熟练，估计得 12 个小时以上。”

这位记者听后吃惊地说：“这么久！不过不管多久，我都奉陪到底。”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沈宗林笑着说：“我让助手帮这位记者准备两顿加餐，助手问为什么。手术得做到晚上，午餐和晚餐可不就是两顿嘛。”沈宗林不吃不喝，也没有上厕所，整整站了 14 个小时，成功完成了这台手术，而这也打破了当时手术时长的国内纪录。当他从手术室出来时，记者问他：“您在手术台上感觉累吗？当时想的是什么？”他回答：“实事求是地说，我在手术台上没感觉到累，因为我把一切都忘了，什么都不想，一心一意想把手术做成功，把患者救活。”

有努力就有收获

1988 年，沈宗林回国后原打算在小儿心脏外科从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领域的研究工作，但他的老师、当时阜外医院的院长郭加强教授却动员他担任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大沈啊，现在除了你，没有合适的人能搞心血管外科”。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沈宗林成了阜外医院第三任心血管外科主任。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年手术量很少，最低只有十几例。沈宗林上任后总结了以往的病例，发现心血管外科的手术死亡率高达 28%，导致很多病人不敢来治疗。他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本着手术数量和手术质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目标，他曾经 1 周完成 7 例治疗马方综合症的 Bentall 手术，打破了阜外医院的历史纪录，而当时，Bentall 手术在国际上都属高难度的血管手术。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接任主任后的第一年，心血管外科手术死亡率从



沈宗林完成全国首例两个月龄双胞胎先天性心脏病复杂畸形根治术



沈宗林完成世界首例右肺动脉起自降主动脉矫治术

28% 降到了 14%，第二年则降到了 9.2%，第三年持续下降到了 5%，这在当时已是国内先进水平。到 1991 年，阜外医院 1 年做了 580 例大血管手术，手术死亡率低至 4%，再一次创造了阜外医院的历史记录。在短短 4 年里，沈宗林成功地使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迈上了更高的台阶。而沈宗林针对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研究成果，则成功地推动了阜外医院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技术的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侯幼临教授在体外循环转流下成功地施行了法洛四联症根治术。此后，郭加强、朱晓东两位教授进一步推动了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进步。但当时国内外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死亡率均较高，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在 10% 左右。当时，沈阳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心外科主任汪曾炜教授的法洛四联症根治术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为提高手术质量，降低手术死亡率，郭加强院长便派沈宗林和其他三人去沈阳军区总医院参观学习。

沈宗林从沈阳回来之后苦心积虑，想要找寻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根治术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他在医院病理科标本室研究了每一个法洛四联症心脏标本。当时照相机不普及，他只能长久地待在飘散着浓重甲醛溶液味的标本室凝神细观。

经过一段时期废寝忘食的研究，结合他在沈阳学习的收获，沈宗林发现了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根治术死亡率高的3个主要原因：右心室流出道疏通不彻底，还存在着梗阻；室间隔缺损修补不完全，依旧存在左右室分流；损伤了传导束或主动脉瓣。于是他提出了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一通”（右心室流出道彻底疏通），“二不漏”（室间隔缺损修补完整），“三不伤”（不损伤传导组织和主动脉瓣）原则，并将其整理为报告。这些原则的制定，显著降低了法洛四联症术患者的术后病死率，后来被阜外医院加以推广。自此之后，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根治术的死亡率逐年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10%左右降至了1991年时的5%以下。提起这一研究成果，沈宗林淡淡地说：“我只是在关键时候抓到了关键问题，并提出了关键的解决办法而已。”

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图画

1986年，深圳还没有一所心血管专科医院。1988年，受卫生部委派，郭加强院长开始筹建孙逸仙心血管医院。但医院在刚建成时只是空楼一栋，人才设备都很缺乏，过了2年都无法投入使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推荐沈宗林担任院长，他说：“你是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安排。我相信你能够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图画。”

1992年初，沈宗林走马上任，他带领阜外医院多年培养的26名内外科、放射室及化验室等科室的技术骨干前去支援，到了该院。此外，他又在全国招募优秀人才，组建了一支240多人的医疗队伍。

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和多方奔波，沈宗林制定了详细的规划蓝图，并向深圳市政府寻求必要的资金支持。他许诺说：只要资金到位，就能保证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之日开院。在吃住都缺乏条件的情况下，沈宗林与医院司机一起挤在简陋的宿舍，吃着在其他医院食堂买来的饭菜……

沈宗林不负承诺，在1992年11月12日开启了孙逸仙心血管医院的征程。

“这其中也离不开阜外医院的支持啊！”

开院伊始，医院门庭冷落，沈宗林凭借精湛的医术和媒体宣传来提升孙逸仙心血管医院的知名度，并继续发扬协和的老传统，手把手教年轻医生做手术，调动起大家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在这期间，他印象最深的是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两个月龄双胞胎先天性心脏病复杂畸形根治术和全世界首例右肺动脉起自降主动脉矫治术。

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渐渐走上正轨，从开始的门可罗雀到床位难求，这其中凝结着沈宗林的不懈努力。谈起这段经历时，沈宗林感慨地说道，“我最感谢我夫人在困难时的支持，医院的发展壮大也有夫人的一份功劳”，说到这里，这位银发老人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

阜外医院党支部书记曾说：“大沈这个人一是听党的话，二是能干，对交代的任务不是 100% 地完成，而是 120% 地完成。”

在全国各地学雷锋

20 世纪 70 年代，除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外，全国的心血管外科发展都很落后，阜外医院郭加强院长本着促进全国心血管外科发展的宗旨，成立了中国心血管外科培训中心。全国有 26 个省市，60 多家医院参与，其中很多都地处中西部贫困地区。沈宗林和他的两位老师郭加强、朱晓东一起，几乎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无私地进行技术输出，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心血管外科的发展。

沈宗林每年都要去各地指导多次，他清楚自己承担的责任有多重。十几年来，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几百例成功的手术，无一例死亡。

“这真的是学雷锋呐，我们不要一分钱劳务费，就在当地和大夫们同吃同住，”他说，“有一次，在云南个旧县的时候，因为当地经济落后，下了手术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喝一碗粥。”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与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签订“技术协作协议”（沈宗林右2）

医学既是科学又是技艺 代代相传才能发展

沈宗林在阜外医院的27年里参加了4000多例手术，其中一半是自己主刀，一半指导学生做。“师生等于父子，这是协和的老传统。”

他的学生孙立忠教授曾问：“沈主任，您那么无私地指导每一个大夫，不怕将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沈宗林回答：“我不怕，医学既是科学又是技艺，不代代相传怎么发展呢？只有传承才能促进医学发展，最终受益的是民众。”

现在，沈宗林培养的学生，包括大批进修医师和研究生，除西藏之外遍及全国。“这样患者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来治病了”。

沈宗林认为医德和医术是医生必备的素质。他说：“我们那时从来没有走后门、请吃饭，我们挑研究生也是一要业务技术好，二要有医德。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医德可千万不能丢。”

文 / 刘能静